金石萃編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　王昶譔

唐七十四

勑內莊宅使牒

石橫廣四尺四寸五分高二尺二寸八分二十五行行十四字正書在西安府學元祕塔碑陰

勑內莊宅使牒

萬年縣滻川鄉陳村安國寺金經　口壹所計估價錢

壹伯叁拾捌貫伍伯壹　口文

舍叁拾玖間　雜樹其肆拾玖根　地壹口畝玖分

莊居東道并菜園　西李琳和　南龍道　北至道

牒前件莊准　勑出賣勘案內　□正詞狀請買價錢
准數納訖其莊□　巡交割分付仍帖買人知任便
爲主　□要有迴改一任貨賣者奉　使判　□者
准判牒知任爲憑據者故牒
判官內僕局承彭　□
副使內府局令賜緋□□劉行宣
使兼鴻臚禮賓等使特進知□□田紹宗
其價錢并入門悉是僧正言衣□　出並不忓同學門
徒親情等事其正詞即　□俗名從大中三年四月
一日創造堂內　□德壹拾叁事并綵畫兩壁及塼

座　口綵赤白兼上安鴟尾修贖經藏等　口陸

伯貫文內壹伯貫文外施餘並口　自出又修塔及

碑堂北院塼堦隔口　等計當錢貳伯貫文並是僧

正言口

又院內祖婆父并同學等口　壹所

大中五年正月十五日承襲　記

同學淨真　同學常益　正信

俗弟子李自遷　高行　方

右牒題云敕內莊宅使牒挍萬年爲京兆府畿縣長

安志萬年有洪固龍首少陵白鹿薄陵東陵苑東七

鄉而無涯川鄉安國寺在皇城外朱雀街東第一坊
爲睿宗藩邸舊宅景雲元年立爲寺以所封安國爲
名原屬萬年治內此牒係安國寺僧正言出價承買
後列俗弟子姓名若今之市劵也當時十六宅各有
莊地以內官主之所謂莊宅使也金石錄補
右勑內莊宅使牒一通牒尾列銜者曰判官內僕局
丞彭□曰副使內府局令賜緋□□□行宣曰使兼
鴻臚禮賓等使特進知□□□□紹宗攷唐書百官
志內府局令正八品下內僕局丞正九品下皆屬內
侍省而內莊宅使之名則百官志無之蓋唐自中葉

以後內侍用事所設曹局緐多史家不能悉載宋史職官志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如京倉部也莊宅屯田也皇城司門也禮賓主客也雖名品可效而事任不同（王旦語）然宋以如京莊宅爲武臣叙遷之銜與唐制又異矣厥後遂僧正言出錢剏造堂內綵畫兩壁修贖經藏諸事凡九行大中五年正月十五日記金石文字記以爲六年四月者誤也此文刻于大達法師塔碑之陰正言卽大達之弟子也塔銘柳書行世而碑陰推拓者少予近始購得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文云不忓同學忓音干說文長箋云忓有廷進

之意故从干此與說文訓極也之義別新唐書萬壽公主傳無忓時事正與此同後人直作干字矣

碑稱同從師出家者爲同學俗家爲俗弟子皆始見此碑至院內祖婆父其稱謂不可曉長安志滻水在萬年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碑稱滻川鄉陳村此鄉必以滻水所經得名長安志已不載此鄉則當在唐時四十五鄉之內畢制府長安志注歷引諸碑所載古鄉名村名而不及此亦可以廣所未備也

比邱尼正言疏

石橫廣四尺八寸六分高一尺六寸十八行行二十二字正書與前勅牒同刻元祕塔碑陰

比丘尼正言疏

正言自小入道謬烈緇倫陪行伍今緣身嬰風疾恐僧務多有故用悞用三寶 聖言所有罪障不敢覆拧消滅有少許嚫利充衆僧外請將自出錢買得廢安所在萬年縣滻川鄉并先莊并院內家具什物兼莊內若外若輕若重並囑授

內供奉報聖寺三教談論首座

敕賜紫大德兼當寺主有手下弟子李自遷並付莊悉是自出錢物買得盡不忓諸同學等事並皆無

分今　法師爲主一捨永捨生死綱維和上耆宿大德

徒明謹疏

大中六年四月廿五日疾病比丘正言疏

公

宏

法遷　正信

直歲賀遷

按此與勅牒連類而及牒是官須者此疏是正言自立者爲永捨寺中之羅掾李自還俗家也不曰俗弟子而曰手下弟子當是皈依正言者文云少

許貺利貺音貺廣韻貺與貺同貺施也玉篇貺錢也

皆與此貺利同義碑書謬烈繙倫烈當作列

杜順和尚行記

碑高四尺四寸七分廣二尺八寸二分二十一行行二十七二十八字不等行書在西安府

大唐花嚴寺杜順和尚行記

鄉貢進士杜殷撰

朝議郎試左武衛長史上柱國董景仁書

釋垂範忍辱爲戒空寂爲體求而非真智而可識不遠

□□□之□□□□□雪山　我佛嘗其論道畏畏白

馬金字闡于　巨唐粤以有京兆人者堯之苗裔士

雩　國南門外村里簪□繼□□鏑躬馨香內外逮
三千餘祀俄扇雩西方之盛降茲　吾師師□□□邁
人表未登十歲綴集同年生眇一基而以敷足嶷然旋
匹大乘□□□□□□賸善男子善女人無間大小奔而
趍而虔心諦聽一演而俾衆闡道□□□舞之忘親愛
而自聲復次□機運巧指事成績洞然呰有祥瑞連縈
□□□力砣砣其異不一寔可繁詞弱冠　師之兄有
軍旅之患欲赴踊而聲父兮母兮厥而賛去允斯所命
被甲鐙江汪執戈慷慨逼至魚麗勝而多捷卓尔莪出
尋隱而靡究慈忠需濡一師之卒凛百結　師補綴爲

渠有各酷笞刑　師受笞焉負薪爨火汲水燃之渠盥
濯　師之躬焉渠役烽火遊外　師之當焉昔　魏禪
師師主也異曰倍□之日臨流未濟杖之功登嶺有去
虎之妙共負來婦人有一子求之□□眛鄰□□□中
而復見胡甸反乃是宿根深債歷縣側因睹畋獵化嚢□
□盛與□□□士交會因勵勵承勵而息心歸依　師之
門人動意尋五臺靈境欲覺□菩薩給五銖道粮乃失
　師事今有秦人王元順承家穆穆文武潤身在世有
濟拔之惠效　卞懷歲寒之心殷　師之裔孫也已履
儒迹心□□岸每躭儒典之暇剔趣真心　師之聖寔

非翰墨之能餝大中六年□月二十四日記
鐫玉册官邵建初刻字　院主僧談□

此唐碣也字頗可收乃其文義晦澁破碎全不成說使此和尚空有行記之石千年在世與草木同腐則何益矣乃知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使再不得此字更消滅久矣墨林快事

按神僧傳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碑云京兆人與傳合僧冠以姓與裴大智碑相似而朱長文碑帖考又有華嚴寺法順大師碑許康佐書此碑今在長安縣開佛寺中金石錄補

王圻續文獻通考法順姓杜氏萬年人為隋文帝所
重月給俸供之有病者對之危坐少卽愈生而聾者
與言卽聰啞者與語卽能言狂顛者使人領往向之
禪定少選卽拜謝而去又嘗臨溪侍者懼不可濟順
率同涉水卽斷流其神迹類如此太宗素敬之嘗引
入宮禁妃主戚里諸貴奉之如天佛集華嚴法界觀
門弟子智嚴尊者傳其教關中金石記
碑記杜順云京兆人堯之苗裔生于國之南門外村
後又序師代兄從軍及為兄補甲受笞負薪爨火諸
苦行若忘身以濟于衆者又稱擲于急流中而復見

見字旁註胡甸反惟孔紓墓誌銘出將字旁注去聲
他金石刻所希聞授堂金石跋

按杜順和尚者姓杜名法順唐初時人故撰記之杜殷是其裔孫也記稱京兆人者堯之苗裔通志氏族略杜氏亦曰唐杜氏帝堯之後爲陶唐氏裔孫成王遷唐氏于杜是爲杜伯今永興長安縣南十里有下杜有杜伯冢在焉碑書于作雩字書未有以雩爲于者此殆意爲增加猶乎字之加虍作虖也生陟一基當是一朞

姚婆墓誌

石高廣俱一尺二寸八分十四行行十五字至十八字不等正書在滎澤縣

唐姚婆墓誌

范陽盧鄯幼女姚婆年八歲生而穎悟曷而秀妙纔能言而知孝道纔能行而服規範纔能誦而諷女儀纔能持而秉鍼組動有理致婉而聽順衣服飲食生知禮讓先意承志不學而能常期長成必有操行芳譽流于親戚之間何啚玉樹先秋蕣華早落敏而不壽痛可言耶以大中六年十月三日歿于襄州官舍以明年七月十三日葬于鄭州滎澤縣廣武原祔　丱祖贈給事中府君之　松檟鬱其宅實之內魂而知歸以其封樹不

廣惺年代未遠而丘壠夷平聊刋片石以敘其年月与事實與千載之後不至湮沉耳唐大中七年七月十三日前撿校禮部員外郎盧鄯記

右盧鄯㓜女姚婆墓誌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巳下爲無服之殤下殤女子於法可以無誌然韓退之爲女挐銘壙世莫以爲非者父之于子不忍其遽湮沒而欲有所托以永其傳亦人之恒情乎噫自唐以來達官貴人豐碑大書不久而湮沒者何限而姚婆一弱女越千載後乃得傳姓名於士大夫之口事之有幸有

不幸若此者可勝道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高元裕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四寸廣四尺一寸三十三行行七十九字止書額題大唐故吏部尚書贈尚書右僕射渤海高公神道碑二十字篆書在洛陽

大唐銀青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尚書右僕射下闕

□□□□□□　□朝散大夫□□□□□□□□□

□□上□□□□□開國□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國公

食邑□□戶□□□書
公諱□裕字景圭六代祖申國公諱士廉　皇朝□□
中尙書右僕射有仁儉之□□文□□□□□□□□
□□□□□□□□□□□□□□□在陶唐氏□□
□□□以隱德起爲周文王師者号爲太公望始受封
於呂子孫世仕於齊□世孫公子□□孫□與管敬仲
俱爲齊上卿合□侯有功□□□□□□□□□□
廿七世孫洪後□□爲渤海太守因家焉高氏故書□
□□□□□平□□□□後魏□□錄尙書事生岳北
齊侍中封清河王生敬德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王

申公□□□之令□□□□□□□□□□□□皇朝
□州長□□□之行□□　曾祖諱□□州餘杭
令贈尚書戶部員外郎　大父諱𧶽秘書省著作
郎贈右□□大夫　皇考諱□太原少尹兼御史
中丞□□□□□□□□□□□之少子也幼而穎
悟及長魁岸秀發弱冠博學工文擢進士上第調補秘
書省正字佐山南西道荊南二鎮爲掌書記轉試協律
郎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入拜真御史轉右□□□
侍御史□□□□□豪舉□拜司勳員外郎轉吏部員
外郎　公之佐山南西道也節度使崔公從以清

明藻鑑推重簪組洎　公抗揖上席雅望益洽及
登御史府好爲犖犖事自荆涉□□□□□□□
□□急宣居常權秣在櫪秣吏多□□□□條制爭□
□客□呵□導者必忍遍惟廹授以驛馬不敢問積習
爲弊刺史不能治有道士趙歸真者長慶初用黃老秘
言得恩倖□□旁□□言□惟在驛□□□□□自給時
公方　徵入遇歸真於途連叱之謂曰汝妄人耳
天子置驛馬俾尔鼠輩疾驅耶且黃冠驛馳用何條
制顧左右牽□之歸真沮撓不敢仰視　□□□
□以□□□□□歸真□□□□聞者憚焉　公

之爲杜國也當實實初　天子年少新卽位
事名決於內或坐　朝頗嘖胸大臣罕得　□調
公上疏指斥極言□□中外之□以鎭□□□□
□　公□□□之偘然　公之爲吏部郎也
精□簡峻肯徒□戢若踐刀戟未竟南曹事會與銓長
以公事爭短長剛憤不能下請急□□□□□□道除
左司□□遷□□□□中書舍人　公之爲諫議
也屬　朝廷多故李訓鄭注貽禍□亂欲先立威定
事　公察其必變銳以勁□□其頭角章疏□上
文宗知而不能用及爲中書舍人逆注益用

事注初以藥道進至是□然以才望自居會注遷秩□
□□□□□揚其□□□狀注方倚　恩白大恚
不能堪遂出　公為□州刺史注敗復入為諫大
夫兼充　侍講學士尋兼太子賓客
文宗重儒術尊奉講席　公發揮教化之本依經
傳納　上傾心焉□□□□□□□莚□
□為□□□□護之授□　公□□通經文雅任職
兩操劇□濟素重　朝廷　上復欲□之未
幾擢拜御史中丞兼金章紫綬之錫　公正色立
朝百吏震肅□暑□□□□□□□下□□僚吏率多

□□□并體□不蔫濟辦□倪甚威邪朋自遠班行相
顧聳動屏息議者以爲風憲振職自元和以來惟
公爲稱首進尚書右丞改京兆尹未幾授左散騎常
侍遷兵部侍郎轉尙書左丞知吏部尙書銓事會
恭僖皇太后陵寢有日充禮儀使　公爲
左右轄也郎吏籍公岸谷之峻皆砥□□□事迎理
及銓綜衡鏡之務抉奸與善如見肝膈猾吏□□□□
□□□勿又□□竄□記□爲防□□迷視聽　公
指摘□病是非立辨摽爲成憲迄今載焉不拔一人九
流式□尋改宣歙池□□□□使兼□□□□入拜吏

部尚書　□□□□□懿□□□□□□□□□□
□□□□□□爲□□使□事遷檢校吏部尚書山
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　公友睦清約車服飲食比
寒士而□□吏□奉公□□汲汲如嗜慾居一室凝塵
積机簷如也於宛陵□二郡理於漢南□八郡化率用
□□□□□□□□興利除害刋爲故實在漢南奏免□
內積年逋租七千八百餘万貫節用而已公私□□百
姓□□之初　公自　侍講爲御史中丞
文宗久□□□□□內舉毋兄少逸
上嘉納爾遂其志少逸果能□二帝三王之業發明

□□　上益敬重□□□者咸謂　公以

誠事君者也愛□不忘舉其親舉親不忘存其義眉壽

景福□□□歸　公爲□州之五歲慨然有懸車之

念累章陳懇故復有□□□□之□郎日渡江將休于

□□行□志□大中四年夏六月廿日次于鄧無疾暴

薨于南陽縣之官舍享年七十六　上聞撫

机震悼廢　朝□日□□□□□□□年十一月十日

歸葬于□南府□□縣□□之南原以李夫人合窆從

祔于　□府君之兆次□□　公前娶隴西李□吉州刺

史宣之女也再娶京兆韋氏鄭國公孝寬七代孫□□

□□□□□□□□□ 先考司徒府君□□祖廟□
□□國太夫人□氏陰教修備及 公貴□□□□
□□服□□□□哀榮之禮渥縟矣□子□一八日爲季
出也進士擢第試祕書省校書□文行□□□□□
記曰有大德者必得其祿其位其名其壽□ 公始
終可謂全□□□銘曰
烈山之□□□太古□□□□□□□□□□
功錫姓申公嗣興□□佐命□□□赫□□秀兮降□
公生□□□□□爲□師□爲廿資□□□ 關□
□二□行茂□□□高粲賈霜□迴□□□□□□□

□□政嚴官□□競嚮□我敦德義時□□□□□□
□□□□□□大羙□味□□□□□□□妄□□
□□□□□ 闕 我堅豸□大方□□以□□ 禁林
寄侍講席陪升因經納誨承 問□能輔道□□□□
闕 □□以□□□□□ □□□□□□□□□
□□□□□□□□□ □□多□□□□□

大中七年十月立蕭鄴撰柳公權正書篆額在洛陽
碑缺撰人名据金石錄書之篆額甚工而無人名碑稱元裕曾祖迴大父彪皇考集銜名皆與宰相世系表合惟世系表誤彪作彪劉昫唐書有高元裕傳亦

正作彤知碑是也碑載元裕官爵事實亦較史詳備云贈尚書右僕射劉昫書亦未及舉云歸葬于河南府伊闕縣白沙之南原今碑在縣南三官凹田間是其墓也中州金石記

碑過漫漶書撰人名氏尤缺蝕惟字體類柳誠懸今士人猶指爲河東書也案此碑稱元裕命氏世居之始與宰相世系表合但元裕九世祖翻表載爲後魏侍御中散孝宣公碑作太尉錄尚書事翻生岳表載爲北齊太保清河昭武王碑作侍中清河王岳生勵表載字敬德隋洮州刺史樂安侯碑直云敬德不言

其名勵似亦以字行者而歷官則爲開府儀同三司
改封業安王又碑載蒲州長史巳不見其名以表證
之當爲峻於元裕爲高祖其下載廻杭州餘杭令贈
尙書戶部員外郎彪秘書省著作郎贈右諫議大夫
集太原少尹兼御史中丞並與表相符其少有異者
碑言著作郎表云佐郎父諱集表作焦字形之似偶
涉誤也元裕所歷官碑自其初擢進士上第調補秘
書省正字佐山南西道荆南二鎭爲掌書記轉試協
律郎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入爲眞御史右補闕復
爲侍御史擢拜司勳員外郎轉吏部員外郎又除左

司缺二字遷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又出爲缺州刺史復
入爲諫議大夫兼充侍講學士尋兼太子賓客擢拜
御史中丞遷尙書右丞改京兆尹授左散騎常侍遷
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吏部尙書充禮儀使尋改宣歙
池觀察使入拜吏部尙書又遷檢校吏部尙書山南
缺道節度觀察等使葢其詳如此而新書本傳惟云
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俄換侍御史內供奉擢諫
議大夫進中書舍人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
兼賓客進御史中丞擢尙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
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尙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于其

歷官葢未悉書也授堂金石跋

按元裕初名允中碑與兩唐書傳皆不載惟宰相世系表有之此碑叙先世有與他碑不同者首行諱字之下卽叙六代祖士廉下乃叙其受姓之始源于太公望下又叙六代祖以上諸世而後及于曾祖以下其特提六代祖于前不知何義也碑云六代祖申國公諱士廉舊唐書高儉傳云儉字士廉新傳云以字顯世系表則云宗儉字士廉與碑傳俱不同其封申國公惟舊傳有之乃貞觀十二年事新傳不載其官終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

下三品而碑不書特書尚書右僕射者新傳稱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此齊書清河王岳傳顯祖時岳兼尚書左僕射隋書高勱傳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故碑亦特書之碑云太公望子孫世仕于齊□世孫公子□□孫□與管敬仲俱爲齊上卿世系表云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孫傒爲齊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傒以王父字爲氏食采于盧諡曰敬仲是敬仲爲高傒之諡非管仲字碑云管敬仲者誤也碑云廿七世孫洪後□□□爲渤海太守因家焉据世系表洪之官渤海在後漢時也碑云後魏□□錄尚書

事生岳世系表云岳父鑠字飛雀後魏侍御中散
孝宣公舊唐書高儉傳曾祖飛雀似以字行後魏贈太
尉北齊書岳傳亦云父鑠魏朝贈太尉皆不載其
官錄尚書事北齊書傳岳字洪略齊高祖從父弟
也武定六年除侍中太尉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
五年加太保世系表亦有之而碑略焉碑云岳生敬德開
府儀同三司改封口安王隋書高勱傳勱字敬德
齊太尉清河王岳子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
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
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高祖時累拜洮州刺史舊

唐書高儉傳云父勵字敬德與隋書之諱勳者不同餘俱同隋傳世系表亦同碑蓋以字行而官亦從略敬德之子即士廉士廉第三子真行官左驍衛將軍真行次子峻官殿中丞蒲州長史碑皆不書峻之子迴餘杭令即曾祖迴之子虒世系表作彪祕書省著作郎表作著作佐郎即大父虒之子集表誤作焦太原少尹兼御史中丞即皇考集生四子允恭少逸元裕允誠碑云元裕爲集少子據表是第三子元裕之歷官與事蹟兩傳舉其大槩不及此碑之詳其官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兩傳俱作山南東道其封

爵兩傳俱作渤海郡公碑文渤不見而標題則云
渤海縣男爲不同其贈尚書右僕射標題有之文
亦不見傳則惟新書有之舊從略也碑稱公之佐
山南西道也節度使崔公從以淸明藻鑒推重簪
組洎公抗揖上庠雅望益洽新書崔從傳憲宗朝
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碑載道士趙歸眞舉馳事
兩書無攷其官中書舍人日鄭注以藥道進會注
遷秩揚其狀注不能堪出公爲口州刺史舊書鄭
注傳注始以藥術游長安本姓魚冒姓鄭氏時號
魚鄭用事時人目之爲水族大和八年九月注進

藥方一卷文宗召對賜錦綵九年八月遷工部尙書充翰林侍講學士元裕草制詞在此時也元裕傳云草注制詞言注以醫藥奉君親注怒送宗閔乃貶之出爲閬州刺史元裕兄少逸傳稱元裕爲中丞少逸爲諫議大夫代元裕爲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據碑則少逸之官侍講由于元裕之內舉碑所謂愛君不忘舉其親舉親不忘存其義者是也碑云公前娶隴西李氏吉州刺史宣之女李宣兩唐書無傳再娶京兆韋氏鄭國公孝寬七代孫周書傳韋叔裕字孝寬少以字行故

碑直作孝寬天和十五年進爵鄖國公與碑之作鄖
國者異碑云子一人曰璩表但稱其相懿宗傳稱
其大中朝由內外制歷丞郎碑則云試祕書省校
書郎

方山證明功德記

石高一尺八寸五分廣八尺七寸正書在長淸縣靈巖寺

修方山證明功德記

鄉貢進士牟璿撰

此山前面有石龕龕有石像從彌勒佛并侍衞菩薩至
神猷等計九軀案寺記云唐初有一童兒名善子十歲

已下自相魏間來於此山捨身決求無上正眞之理□
啓首□四祀遂堕末及半虛五雲封之西去其音樂□
□天風錯□畢寺貎白無不瞻聽乃鑿此山成龕立像
旌之曰證明功德暨乎會昌五年毀去佛□天下大同
凡有額寺五千餘所蘭若三万餘所麗名僧尼廿六万
七百餘人所奉驅除略無遺孑惟此龕佛像儼□徵有
蔗殘大中五年奉　旨許於舊蹤再啓精舍寺主僧
從惠聞於州縣起立此寺有杭州塩官縣人俞子儒俗
姓董氏不遠江湖訪尋名跡至六年五月七日剃度旣
畢前言□□懇誠金釆裝餙方山證明功德兼□□山

神及師子各二隻□金朱色手功價□□□五十貫文
施主二百餘人□□一鐫姓名□□左其山龕在寺之
艮直上可四里下思人□井以□殿星端旁眎　滄溟
有同蓬島□龕石□有泉不□來源從細竇泄□石盆
□□□□□□□而已玉液金槳莫得□其甘美□□香
山□□質乎香爲予儒公明山辯之□□□□固敬石之
像長年冀賢劫盡而同盡自□□外胡可傾移共
大唐大中八年四月八日鐫記以上凡二十七行後列施錢姓氏三十五行不具錄
寺主僧從惠大中五年奉　皇恩遠降許令

添飾舊基先度僧□□主持□月廿八日經長清縣陳
狀四月十三日□□□□□□來□六月廿日□□
□度獨□□□□□祀□心□後□□北臨聖堂
□是此等□□□□□一景界夜至三更先見二僧
一僧面西而立一僧面東而□□□亡妣入身著□
□□□□□□□□□□□先□□衆隨□而□□
□□□□去來□□有五□四□□赤□大袖□衣頭
上冠笄□執笏中有一女身□□□□□□□□頭
□雙鬟手中執□□老□□去□□□□餘□忽
然不見明□□至齊州□□□此□祥瑞□□七月廿

八日呈上　刺使劉將軍遂喚入見問其由八月一日
得度九月一日入□□□□何住會□□節度使□□
□□侍□□官□□□□□□□□□□□□□□□□□
□□上聞　明勑所□□宜依□
大中八年四月廿日記以上十六行在後段
長清王磴登　證明上寶珠元祐三年戊辰孟夏初
八日

蘇永叔李行父庾祐之游文從左讀

永叔曾遊

潁水李顏子先廬山李憲秉夷丁巳十二月十日同遊

齊幕仲績臣邑尉韓清彥同登焦伯祥從至丙子仲春十四記以上五段並刻唐記之上

案新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八月壬午大毀佛寺復僧尼爲民不言毀有額寺至五千餘所蘭若至三萬餘所驅僧尼至廿六萬七百餘人皆史略也大中五年奉旨許於舊蹤再啓精舍亦史所未及山左金石志

下邳郡林夫人墓誌

石連額高三尺二寸廣二尺四寸餘二十六行行二十八字正書篆額在閿鄉

有唐故下邳郡林氏夫人墓誌并序

河南褚符撰

夫人林氏其先下邳郡人也曾祖□皇任廣州叅軍祖
景□□任潮州長史父□□□□□□□□
□□□□□鄉里咸謂□高□□□□□
夫人則　府君之仲女也未笄而柔和氷潔既髮
惟□□蘭馥由親族□□黨□□以□□也□□□而
閨中□儉冨春孫氏子以□□□□作□□婦□□媒
□□□□□□□□□□　夫人□得以□□□得□
配闕而闕慈□仁□繩闕也□糸闕奠闕三人長曰□
□娠闕以闕
□墳峨峨□山之旁懿德美行不隨□□高山有□雕

琢無妨□□□□之□□□□□□□□陵谷毀張此石

若出斯文□昌

定慧禪師碑

碑高八尺八寸廣四尺二寸三十六

行行六十五字正書篆額在鄠縣

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戸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裴休撰并書

金紫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戸柳公權篆額

圭峯禪師號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縣人　釋迦如

來三十九代法孫也　釋迦如來在世八十年爲無
量人天聲聞菩薩說五戒八戒大小乘戒四諦十二緣
起六波羅密四無量心三明六通三十七品十力四無
畏十八不共法世諦第一義諦無量諸解脫三昧惣持
門菩提涅槃常住法性莊嚴佛土成就衆生度天人教
菩薩一切妙道可謂廣大周密廓法界於無疆徹性海
於無際權實頓漸無遺事矣㝡後獨以法眼付大迦葉
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
薩也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所證超一切理離一
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推求而得但心心相

印印印相契使自證知光明受用而已自迦葉至達摩凡二十八世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爲五祖又傳融爲牛頭宗忍傳能爲六祖又傳秀爲北宗能傳會爲荷澤宗荷澤於宗爲七祖又傳讓讓傳馬馬於其法爲江西宗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荊南張張傳遂州圓又傳東京照圓傳　大師大師於荷澤爲五世於達摩爲十一世於迦葉爲三十八世其法宗之系也如此

大師本豪家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偶謁遂州遂州未與語退遊徒中見其儼然若思而無念朗然若照而無對欣然慕之遂削染敎受道成乃謁荊南荊南曰

傳教人也當盛於　帝都復謁東京照照曰菩薩
人也誰能識之後謁上都花嚴觀觀曰　毗盧花藏
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三
章深遊義趣遂傳圓覺在漢上因病僧付花嚴句義未
嘗聽受遂講花嚴自後乃著圓覺花嚴及涅槃金剛起
信唯識盂蘭法界觀行願經等䟽抄及法義類例礼懺
脩證圖傳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捴而敘之并酬
荅書偈議論等凡九十餘卷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
體而融事理超群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議者以
大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

務乃爲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爲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万法之總也分而爲戒定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万行万行未甞非一心一心未甞違万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揔諸法哉且　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類而起者爲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万法之所生而不屬於万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跡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

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爲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爲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寂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跡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爲大士故　大師之爲道也以知見爲妙門寂淨爲正味慈忍爲甲盾慧斷爲劍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鎭撫邪雜解釋纏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訶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　吾師恥之三乘不與四分不振　吾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荷擔

不勝任　吾師耻之避名滯相匿我曾愳　吾師耻之
及遑遑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
自聳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憤則
啓矣雖童幼不倦於敬接雖鶩佷不怠於叩勵其以闡
教度生助　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　大師之法者貪
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惰則奮自榮者慊
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
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絶血食持戒法起
家爲近住者有出而脩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
奉父母以豐供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

袂而至毀服而歸所在甚衆不可以紀真　如來
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
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爲
知大道之所趣哉　大師以建中元年生於世元和二
年印心於圓和尚又受具於拯律師大和二年　慶成
節徵入　內殿問法要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
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然如生容
貌益悅七日而後遷於函而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
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茶毗初得
舍利數十粒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必得而

歸今忠斂而藏于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歲六十
二僧臘三十四遺戒深明形質不可以久駐而真靈永
劫以長存乃知化者無常存者是我死後舉施更大焚
其骨而散之勿墓勿塔勿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
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法行皆有儀則違者非
我弟子今

皇帝再闡真宗追謚定慧禪師

青蓮之塔則塔不可以不建石不可以不勒且使其教
自爲一宗而學者有所摽仰也門人達者甚衆皆明

如來知見而善說法要或巖穴而息念或都會而
傳教或斷臂以酬德或白衣以淪跡其餘一乳而悟道

終身而守護者僧尼四衆數千百人得其氏族道行可傳於後者紀於別傳休與　大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故得詳而敘之他人則不詳銘曰

如來知見大事因緣祖祖相承燈燈相燃兮光並照顯說寄傳摧邪破魔證聖證賢漸之者入頓之者全孰紹孰興圭峯在焉甚大慈悲不捨周旋以引以翼恐迷恐蹎直示心宗傍羅義筌廣收遠取無棄無捐金湯魔城株杌情田鏟竭芟伐大道坦然功高覺場會盛法筵不染而住淤泥青蓮性無去來運有推遷順世而歎衆生

可憐風燭曉野□□夜□□□□而去溺者誰前巖崖荆
榛阻絶危懸輕錫而過蹐者誰肩不有極慈孰能後先
吾師何雰復建橋船法指一蠱徒餘三千無負法恩
永以乾乾
□□□□□□□府兼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
行內侍省內滿者監□□□□□□□食邑三千戶王
元宥施碑石大中七年正月十五日兼　奏請塔額
諡号當曰闕下
大中九年十月十三日建　鐫玉冊官邵建初刻字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跡無足

探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集古錄

圭峯禪師宗密法門龍象第以多所游講著述一時不能無疑于達摩慧能之宗旨而裴丞相休獨能知之然至累千言而爲之辨則亦贅矣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願而起者爲行行有殊法則一即四語已盡之是時柳誠懸以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者欲有效于密也書法亦清勁蕭灑大得率更筆意裴能知密爲四依十地人其自待當亦不遠而沒後爲于闐王子書姓名于背豈猶未能離輪迴耶抑亦所謂隨願而現者也記于此俟耆宿質之弇州山人稿

柳書名噪一時視公美固在鴈行裴博綜教相通徹
祖心手書藏經五百函序諸疏論固是宰官禪那其
父中明肅越州觀察使又建龍興大佛殿先是越州
沙門曇彥同許詢造塔未就詢亡彥師可百二十歲
猶存岳陽王將撫越彥曰元度來也時詢亡已三十
餘年弟子疑其耄忽岳陽果至以誌公密示先造彥
彥遙召曰許元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岳陽曰
弟子蕭詧何呼許元度彥曰未達宿命拉入室席地
以三昧力加被岳陽忽悟前身造塔事宛若目前因
重新二塔衆以殿事請彥曰吾緣力未至二百年後

以待非衣刻石記之及裴至期愬不爽遂爲建殿觀此則裴公再世皈依宿因故碑能爲其家言復無精詣何也金石史

金禮部尚書趙秉文自號閒閒遊草堂寺詩五首寺僧刻之石首篇云下馬來尋題壁字拂塵先讀草堂碑不作諛愛圭峯老惟有裴公無媿辭五詩可頌字尤佳來齋金石刻考略

右圭峯碑在西安府西南八十里草堂寺後東向金石

■

自迦葉至達摩廿八世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

傳忍爲五祖忍傳能爲六祖可即慧可信即道信忍即宏忍宏忍與道信并居蘄州雙峰山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賛寧高僧傳稱宏忍七歲至雙峰道信密付法衣號爲東山法門者是也六祖本住寶林寺後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辭往雙峰曹侯溪故六祖時亦稱爲雙峰和尚所謂曹溪宗者是也宏忍既傳能爲南宗又傳秀爲北宗其弟又各以其師爲六祖秀之弟子普寂爲七祖王縉大證禪師碑敘達摩歷傳及大通大通傳大照大通即秀大照即寂也後能宗衰而秀宗盛惟會以能門高弟直入東都與

北宗相抗獨孤及三祖碑所謂曹溪頓門孤行嶺南
秀公師弟兩京法主三帝門師帝王分坐后妃臨席
惟荷澤會公致普寂之門盈而復虛能祖宗風于斯
不振者以此秀宗盛于開元會乃復于天寶至貞元
十二年勅以會爲七祖北宗自是遂無所聞矣會亦
稱神會如卽法如如之弟子爲惟忠惟忠卽荆南張
也文又云師初謁遂州繼謁荆南謁東京後謁華嚴
觀觀卽澄觀唐時所稱清涼國師我
朝雍正十二年特封妙正眞乘禪師者也師本不識觀
後遣人持書以門人禮通之觀答書有云伯牙絕弦

仲尼傾葢匑乎不面而傳意猶吾心其自作圓覺經論序有云叨沐猶吾之納謬當眞子之印者卽指其事文裴休撰其圓覺經論書前亦有休序傳次師事與此略同關中金石記

右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禪宗自神秀慧能分南北二支而曹溪之教但行於嶺外迨荷澤會公說法西京而南宗始盛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荊南張張傳遂州圓圓傳宗密密又得上都澄觀師華嚴疏而好之遂兼通禪教爲人天師所著禪源諸詮集起信論起信論鈔原人論圓覺經大小疏鈔具載唐書藝文志

即圭峰也碑敘六祖之傳惟荷澤江西二宗而不及青原蓋其時青原之學尚未大行厥後曹洞雲門法眼出乃尊青原與南嶽竝而祧荷澤爲旁支緇流之盛衰亦有數焉其云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與濂溪一實萬分是萬爲一之說頗相似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舊唐書裴休本傳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而不載充集賢殿大學士按之此碑兼禮部當爲兼戶部至於傳載十年罷相是年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攷碑之建立當大中九年已書此階然則史文繫於十

年冬者誤也休嗜浮屠講求其說演法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新唐書本傳文今碑稱定慧所著經旨書偈議論皆謂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其推演禪趣亦云至矣碑書号不從虎避諱故也史稱休書楷遒媚有體法覩此碑信然按堂金石跋

案末行有府兼右衛功德使驃騎大將軍行右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施碑石三十字與第三十五行重出疑是後刻者

韋昶自爲墓誌

石高三尺廣二尺一寸二十七行行二十六字正書在孟縣

唐故朝議郎檢校尚書戸部郎中兼襄州别駕上柱國

韓昶自爲墓誌銘并序

昌黎韓昶字□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爲兒戲不能□記書至年長不能通誦得三五百字爲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卽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諸童皆不及之能以所問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受詩未通兩三卷便自爲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爲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爲文宗

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
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
欲中其彙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　柳公公綽鎮
邠辟之試祕文館校書郎　相國竇公易直辟爲襄
州從事校書如前旋除高陵尉集賢殿校理又遷度支
監察拜左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文字之體
與官同異　文宗皇帝大用其言不通人事
氣直不樂者或終年不與之語固與俗乖不得官
相國牛公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旋拜秘書省著
作郎遷國子博士因久寄襄陽以疏　養爲使除刑

爲檢校禮部郎中　丁艱服除再授襄陽別駕檢校戶部郎中大中九年六月三日寢疾八日終于任年五十七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益州河陽縣尹村娶京兆韋放女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次曰緗曰纙曰絺曰紈舉進士女四人曰茱曰谿曰蔔曰著在室

曾祖敷素朝散大夫桂州長史　祖仲卿祕書省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　父愈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公銘曰

噫韓子　噫韓子　世以昧昧爲賢而白黑分衆以委委爲道而曲直辨　生有志而卒不能

豈命也夫　　豈命也夫　　孤子□書并篆

劉昫唐書韓愈傳云子昶亦登進士第此昶自述其爲張籍樊宗師所賞及爲柳公綽牛僧孺辟薦終于襄陽別駕檢校戸部郎中也昶之孤陋至以金根車爲金銀車爲時所譏碑中自云其文中字或出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其詆甚矣又云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就從之欲中其彙年二十五及第豈唐時制舉之文已與著作家不同邪碑刻三代名銜及後有孤子□書丹篆□其字漫滅似是綰字云葬孟州河陽縣尹郵者今孟縣城西

五十里蘇家莊卽古尹郵莊南土山有塋周圍數里其東南有冢甚高餘諸冢稍卑俗呼尹丞相墳萬歷間盜掘一小墓得石棄荆棘中樵夫負去將爲砧或告于官驗之乃昶墓志也遂封其墓而置其石于韓愈祠壁中近人劉青黎逃裔騰鳳說如此因作孟縣韓文公墓考謂大塋卽愈墓也中州金石記

韓君誌昔傳爲盜發出之土中向置文公祠某年郡守移于府城樹焉爲魚山募役夫舁回俾還舊所亦一快也誌文云唐故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韓文考異符讀書城南詩樊注云

符公之子又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此云符則疑爲昶之小字今證以此誌小名曰符又知符因地取名其自爲紀寔蓋不可沒如此誌云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文公贈張籍詩所云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串又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悉與隱合當爲五百家注所未及然則金石之裨益豈小補哉誌又云受詩未過兩三卷便自爲詩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攻東野集喜符郎詩有天縱于此益徵昶不獨爲孟生所奇矣而舊說謂公子不慧如李綽尚書故寔及韋詢所

錄劉賓客佳話錄則多忌者之誤也文出之韓君自
撰其敘事簡質信不負其家學故余悉著之以示來
者勿為君口實也授堂金石跋
右韓昶自為墓誌銘四旁鐫鏤花紋石既堅厚完好
書亦工楷可觀按縣牘略云誌石於前明萬歷年間
自孟縣北二十里蘇村即古尹村韓王壠前出土當
時韓文公裔孫得之藏於家至於 國朝雍正四年
河南巡撫田文鏡以孟縣即古河陽地為韓文公故
里因飭府縣查取後裔入 告請襲五經博士其
將裔孫韓法祖以其七代以下宗圖呈閣并稱戸編

儒籍世耕祀田官支祭麥更有家藏別駕此誌石刻可據經田撫核實　題奏後經部議以引例失當未得准行至乾隆元年文公裔孫韓法祖再行呈請照周程張朱之例懇准襲五經博士經巡撫富某批飭府縣及學官再行核覆皆以家藏誌石可據申報遂得再　奏仰蒙

聖恩俞允

欽賜世襲五經博士奕葉昭垂光於今古誠千載一時之遭際也謹按韓文公新唐書以為鄧州南陽人至朱文公注以為河內之南陽而更引董逌說謂公為

河内之河陽人又引公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及女挐壙銘所云歸骨於河南之河陽及張籍祭公詩所謂舊塋盟津北者以辨之其論甚矣然朱文公此考未又云然則南陽之爲河內修武無可疑者是豈衆文公或以公所謂墳墓者爲在修武矣是以後人作修武志者皆載韓文公爲修武人與作昌黎縣志者據舊書載公爲昌黎人其說皆堅持而不下而不意千載之下此誌適出於孟縣尹村韓氏祖塋之前因以知韓公所謂往河陽省墳墓者確在此地而公之爲唐河陽縣人今孟縣地灼然無疑卽朱文公之考亦得

此誌出而更以補其未逮葢修武與孟縣實近使非
有誌石出於孟縣則謂公爲修武人亦已得其十之
七八不似新書謂爲鄧州南陽人者去而千里也然
究未若河陽之爲的茲則公之祖墓因此誌而得其
實而公之爲河陽人又因祖墓而得其實是實皆因
此誌而得也然其石雖出而未大顯於世至　本朝
重道崇儒正學昌明之日而公之裔孫乃得抱其石
而上邀
殊恩而垂麻千載則此誌之出其所關豈特尋常之末
而已哉石今在城南内韓文公祠堂壁間雖稍有損

劃然所謂葬孟州河陽縣尸村者其蹟固灼然其見

云　又按此誌爲別爲次子綰書其名正當石損處

搨覩幾不可辨幸石在左近就日細審乃辨得之尤

足快也再洪興祖所作韓文公年譜謂公之孫袞字

獻之咸通七年狀元及第者葢即此誌所載綰之弟

緄當以袞緄音同而後易其字體耳孟縣志

按此石題曰韓昶自爲墓誌銘而文中卒葬月日

皆具殆預爲文于前而卒後孫子書石時增敘卒

葬月日也誌于名某字某之下有傳在國史四字

昶位不甚顯又無大事功國史未必爲立傳即或

有傳安能自卯之而預書于誌銘之首且于上下文氣亦不貫注顯係其子增入之語也誌云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元和郡縣志符離本秦舊縣漢屬沛縣漢書地理志沛郡領縣三十七符離莽曰符合高齊時屬睢南郡開皇三年罷符離縣屬徐州爾雅曰莞苻離也以地多此草故名按此則符當从艸今从竹太平寰宇記元和四年正月以徐州符離之地南臨汴河有埇橋爲舳艫之會乃以符離蘄州併泗州虹縣三邑立宿州大和四年正月宿州廢三縣各還本州七年復置即虹縣之地後復移理符離據此則符離縣元和

以後隸宿州以前正屬徐州也韓昶卒于大中九年年五十七推其生在貞元十五年新唐書韓愈傳汴軍亂乃依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舊書張建封傳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如歸文人如許孟容韓愈諸公皆爲之從事十六年建封卒則是十五年昌黎倘在徐州而昶生也誌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把筆猶言握筆也把筆二字始見于此昌黎集石鼎聯句詩序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此

別是一義又云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能
與誌不同
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年十一二樊宗
師大奇之袒一旦爲文其文中字樊讀不能通云
云叅張樊二子爲昌黎所稱故韓袒並舉之以自
譽其詩文也然如文苑英華唐音統籤之類皆不
見其詩文則其佚久矣誌云年至二十五及第釋
褐郴公辟鎮邠辟之舊書公辟傳寶歷二年授公
辟邠寧慶節度使袒年二十五爲長慶三年明年
居父喪故其就邠辟在釋褐後三年也誌云相國
賓公易直辟爲襄州從事舊書易直傳大和二年

十月易直罷相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是又在就郡辟之後二年也誌云相國牛公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曹書僧孺傳開成四年八月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又在辟從事之後十二年矣誌云久寄襄陽以祿養爲便除別駕檢校禮部郎中丁艱服除再授襄陽別駕所謂祿養者養母也丁艱亦是母喪誌特未晰言耳誌云娶京兆韋放女放無傳惟世系表韋氏南皮公房光乘之孫僎之次子放當即其人而無官位也末云曾祖叙素祖仲卿父愈云云

敘先世于誌文之末亦一例也世系表載徽素仲卿官與誌同兩書愈傳不載徽素而于仲卿則新傳云爲武昌令舊傳云無名位皆與誌不同

翟夫人墓誌

石高廣俱三尺二寸三分三十行行三十餘字至四十一字不等行書在孟縣

唐故劉氏太原縣君翟夫人墓誌銘并序

朝散大夫前守彭王府諮議參軍上柱國周遇撰

天地之大德曰生剛柔之稟質曰性盛衰相攻存亡交替理達希夷之旨竟歸終極之原至若生有令淑而顯茂則紀述而銘焉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

寺伯致仕彭城郡開國劉公夫人霍氏世系文之詔也當周之興封建子弟因而氏焉其後代變時移今爲京兆居人也皇父晟將仕郎守家令寺藏署丞公孝廉資身恪勤蒞事歷官秩而益著勤瘁之名奉　春儲而出納之功無愆幸以慶鍾德門是生愛女　夫人即丞公之長女也　夫人幼聞詩禮早肅端姿齋潔持心溫柔飾性霜松比操寒竹孤貞閨門悅懌之儀晨昏　問安之禮皆生之矣榛栗告脩將移他族遂適彭城公百兩之後一與之齊嚴奉舅姑敬恭戚族服澣濯之衣儉而達禮遵婉娩之教婦道日新飾其德

而不飾其容嚴其家而不嚴其身名同　夫貴德与
家崇寵錫降封太原華邑　昔公謂曰我以代傳鍾
鼎門蔭蟬聯　先開府隷左廣之權　吾令
弟銑右護之帥朱紫赫奕棣萼韡敷者四人而悉忠於
國孝於家學大戴禮諷毛氏詩堅白自持秋毫無隱功
備史冊銘在景彝戒滿盈而慕冲謙弃軒冕而好踈逸
功与名皆全矣而思內則雍穆吾心至矣　夫人結褵
作配卅三年履正居中其道益彰洎漸右歸　闕界移
星歲頓攝乖宜寢成沉痼　夫人侍執湯藥饍奉飲
膳所樂者無不親嘗不顧寒暄不離屋隅日月迭居近

于二載　夫人自此憂恙亦已成疾　先常侍奄從
蔬遂祭祀蒸嘗不失如在之敬至於卜遠之日疾將就
枕諸孤曰違裕若是豈在力任　夫人曰吾逝生死
同塵何愛身命一閈泉壤永為終天但無虧於節義豈
望苟自偷安踴哭而往畢遂其志尔來日遘綿惙針醫
不減遷至弥留以大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終于来庭
里之私苐享年五十七嗚呼人之所貴者福与壽積善
既昧於徵應隙光難駐其蕉檻青春路遥白日將謝粧
樓儼設玉匣漸見其塵封鏡影忽飛夜臺已知其息扇
有子三人嗣曰復禮威遠軍監軍使行內侍省內僕局

丞賜緋魚袋仲日全禮內侍省內府局丞充內養季日
伸禮皆才聞五美學贍三冬孝敬承家忠貞藴志惣戎
而理遵約法專對而辯注懸河自鍾艱疚茹毒銜哀泣
血絶漿罔顧晨夕因心之孝莫報其慭務思　賫之
情徒悲於風樹以明年正月廿九日祔葬于萬年縣龍
首鄉　先常侍塋西禮也遇奉　命述敘敬爲銘曰
夫人懿德　藴其明識　端姿潔朗　惠質柔直　工
脩內範　容無外飾　玉鏡孤光　珵瑶潤色　問名
成禮　作合君子　四德道鑒　九族稱美　門崇昇
列　功高嶽峙　寵及華封　輝光青史　雲路碧落

霜折瓊枝　其往如慕　其返如疑　龍首之堤
滻川之湄　魂遊九原　與　公同歸
誌文過爲溢美無實可紀惟以其書夫人之夫官行內侍省內侍伯有子三人其長復禮威遠將軍監軍使行內侍省內僕局丞仲全禮內侍省內府局丞充內養皆與百官志合而充內養不見志文又父子三人官同一內侍省必以宦者取婦而假子並領此局任耳誌文云霍文之詔也詔即昭字轉訛授堂金石跋
按誌書世字避諱作廿珉字避諱作理至其父晟而加以皇字自稱其弟曰吾令弟皆謬也皆生之

突之當作知遑裕若是裕當作豫皆誤字

鄭漝夫人崔氏合祔墓誌

石高二尺五寸廣二尺四寸五分二
十六行行二十六字正書在濬縣

唐故滎陽鄭府君　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并序
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秦貫譔
鄭之先自周皇封舅之地曰而氏焉別派五流深源一
至是以滎陽之望得為首稱其下公侯接武台衡結迹
雕軒繡軸之榮羽蓋朱轓之盛由曾史記迄于　唐
春秋實鄭氏為衣冠之泉藪也　高祖世斌　皇
左司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曾祖韜嘉　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
祖有常　皇吏部常選襲爵新鄭縣開國男　烈考
探賢　皇衛州昌樂朝城革縣令　府君諱遇字
皇試太常寺協律郎文業著於當時禮義飾於備行少
有倜儻之志長膺懷奇之名不苟譽以求容每親仁以
竭愛為中外摸範為友朋宗師樂善孜孜不愠知鮮量
涵江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雖上士神不優德配壽胡
蓋先　夫人之亡蓋世一霜也享年六十　夫人
博陵崔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
讓得於天真慈惠立於素尙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

詩風進止成法雖姚好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誕習推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一也未亡之歎孀齡杳然玉沒何先蘭獨邁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於淇㝢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廿七日合祔於　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号載於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人長曰頊攝汲縣丞知縣事早亡次曰珮早亡次曰瑾次曰珉次曰璿次曰瑰或繼以遺芳克脩至行銜哀茹毒追攀罔極將營襄　窆泣告於業文者爲之銘云

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　甲族齊盛兮英華克彰　允

文武兮書勳名揚　瓈儀度兮閨門譽長　珠沉玉沒兮人誰罹傷　桂殞蘭凋兮口泣摧香　垂僃名兮允謂不亡　傳盛事兮多載弥光　聽悲風兮松韻連崗刻貞石兮永志曇堂

此卽今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鄭合葬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眞記之誣而志墓之功於是爲不細矣金石文字記

按墓誌爲唐衡州司法參軍秦貫撰載古文品外錄陳眉公云得之黎人廢塚間且爲會眞記辨誣夫名姓偶合誣之固不可辨之亦枝指也新鄭縣志

碑云高祖世斌皇左司郎中慈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曾祖元嘉皇新鄭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按宰相世系表鄭氏有世斌左司郎中子元嘉長水令頗與碑合碑下云祖有常烈考探賢府君諱恒子曰瓊曰瑾曰玘曰璩曰琬此世系表所無世系又有恒爲守忠之子在前數十格不知何故又云鄭之先周皇封舅之地且至以皇爲王貝瓊奇之名以璩爲壞大謬卽後人僞爲之亦必有舊文可据何爲若此又一碑文字悉同府君諱恒恒字作遐恐後人得鄭遐碑改爲鄭恒以衒世者二碑俱在濬縣㬊園

雜志云鄭恒暨夫人崔氏合葬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纂志銘在焉犂人得之鬻諸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邢某置之邑治或傳此志銘又于康熙初年崔氏見夢于臨清州守守往學宮自穢土中清出据此則碑不識何時移至濬縣臨清之說尤屬傳譌不足信也中州金石記